

## 跨文化帶來漢學研究特殊視野： 訪謝薇娜教授

◎謝宜安

受訪者：中山大學中文學系謝薇娜助理  
教授 (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  
採訪撰稿：謝宜安 (臺灣大學中文系碩  
士)

謝薇娜教授現於中山大學教書，她研究六朝與唐代的宗教與文學，也鑽研西方漢學史。她對於漢學的過去發展與現況，有深入的體會。這一次邀請她，分享她對於臺灣與歐洲漢學研究的細緻看法。

### 進入夢寐以求的漢學系

謝薇娜教授與漢學結緣，其實相當的早。她在高中時，就因為老師講到莊子的內容而深受吸引。她深感於莊子豐富的想像力，與語言的文學性。她進而想，要是大學能繼續進入相關科系讀中國文學，那會有多好。她的母親也對東方哲學非常有興趣，支持謝薇娜教授申請漢學系。當時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大學剛成立漢學系，也是保加利亞唯一的漢學系，招生名額相當的少，只在五名到十名之間。謝薇娜教授當年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然而幸運的申請上了。她覺得，或許真是緣份指引，畢竟這夢想在她腦中醞釀已久。

大二、大三時，她遭遇不少挑戰。她坦言，大學以後才開始從零學習現代漢語，是

一件相當辛苦的事。她甚至一度萌生放棄的念頭。然而在三年級時，她拿到了交換學生獎學金，赴中國北京師範大學進修語言能力一年。赴中國的這段經驗對她而言是很大的鼓勵，她直接而深刻地接觸到中國當代文化，這也令她產生了改變，她真心希望能深入學好中文。

從中國回來後，她跟古文教授討論商量未來的研究方向，發現自己對中古時代的語言與文學抱有濃厚興趣，因此決定研究唐代小說，探尋故事中夢的意義。大學四年級時，她開始修讀輔系「英文與現當代英美文學」，並讀到敘事學家茨維坦托多羅夫 (Tzvetan Todorov, 1939-2017) 的著作。這一經驗帶來的對西方敘事學的理解，讓她更敏銳的意識到東方與西方敘事的差異。

為什麼會對唐代小說感興趣呢？謝薇娜教授回憶，這可能跟她童年喜愛讀俄國、保加利亞的民間故事與兒童小說有關。唐傳奇讀起來和俄國民間小說相似，卻又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故事中存在著令人驚奇的人與動物的交流，也都乘載各自文化的重要道理。這些都令她著迷，令她想往這個方向繼續鑽研。

博士論文研究中古時期小說中的「夢」

## 專題企畫

謝薇娜教授取得碩士後開始修讀博士學位，這時她拿到了日本的「笹川良一青年領袖獎學金基金」，得到了三年的資助。這份獎學金讓謝薇娜教授可以選擇赴任何一個國家收集材料。在大學與碩士階段，儘管保加利亞材料不多，她已經因為教授在古文方面的細心指導，奠定了博士階段的研究基礎。她很高興能得到這個機會，到保加利亞以外的國家去搜集更多材料。

在這時，謝薇娜教授已經確定要研究《太平廣記》。她在與教授討論時，又意識到可以選擇更具體的主題，因此她選擇了「《太平廣記》中的夢」。她關心「《太平廣記》裡與夢相關的小說如何表達其思想，又與佛教、道教有何關係」。這一領域，是敘事學與哲學的重疊之處。謝薇娜教授對哲學很感興趣，也注意到佛教的「虛」、「空」等概念對於中古小說的重要性。在敘事方面，她受到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朝向中國敘事文的批評理論〉一文的啟發，好奇於中國敘事傳統如何傳達人類的經驗，包括像是「夢」這樣不同文化的人類都共享的經驗。她說，文學敘事話語中蘊含宗教的層次，也和歷史相互影響，因此她研究歷史、文學與宗教在話語中的互動關係，並在這過程中，深入中國小說史、小說理論、六朝和唐代的道教與佛教、中西敘事傳統比較、歐美漢學等領域。

### 第一次來到臺灣

謝薇娜教授在修讀博士學位期間，第一次造訪臺灣。她來臺灣搜集博士論文的資料，在這段期間，拜訪了臺大的梅家玲教授、康韻梅教授，以及中研院的李豐楙教授。在諸位教授的鼓勵之下，更清楚制定博

士論文的方向，並在回國兩年後完成了博士論文。

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先後在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做短期訪問，並在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和臺灣大學中文系做了為期數月的研究，以及中研院文哲所長期的博士後研究。這時她更深入的探究文學與宗教的領域。謝薇娜教授自言，這是受到中研院的劉苑如教授、李豐楙教授的指導。在兩位老師的指導下，加上臺灣這方面的材料十分豐富，令她埋首鑽研道教、佛教與文學的主題。



在臺灣期間，謝薇娜教授受到許多老師的支持，包括臺灣大學中文系鄭毓瑜教授以及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劉承慧教授和李貞慧教授等。在向教授學習的過程中，謝薇娜教授認識了臺灣的學術環境與研究習慣，因此萌生「在臺灣教書」的念頭。她想，如果有機會在臺灣教書，那將會是「西方漢學訓練和當地研究經驗的完美結合」。她希望學生們可以在她身上看到，一名教授「即便不是華人，仍可以教授中國文學，還可以從外國人的視角，思考中國文化」。而在中山大學教書，對謝薇娜教授來說，正是她想法的體現、研究成果的

展現與夢想的實現。

### 臺灣漢學與西方漢學的研究差異

謝薇娜教授研究夢，她說：「我是從西方人的立場，開始形成問題意識。」西方在二十世紀以前，夢被哲學家們當作「第二現實」(“second reality”)。然而相較之下中國傳統十分重視夢，包括上古時代的占夢、《左傳》中具政治用法的夢、以及筆記小說中大量的夢。

「說明中國文化不只重視夢，也有長久的紀錄夢、應用夢、詮釋夢的傳統。如果我沒有西方人的背景，也許會錯過這重要的夢文化差別。」

作為漢學的文化他者，謝薇娜教授也談到，「西方學者都必須先從文本的最基本層次『文字和語言的特色』著手開始研究」。自歐洲漢學學門標誌性的起點，1814年法國法蘭西學院正式任命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為漢學教授為開始，翻譯一直都是相當重要的研究作業。「我們得先確定我們掌握了語言的問題，才可以往下一個分析階段移動」，因此許多著名漢學家，無論其領域為何，都需經歷掌握文本的翻譯與研究的歷程。謝薇娜教授大學時代的漢學訓練，也相當集中於踏實的語言學和古代漢語課程。

索菲亞大學對於語言學的重視，除了跨文化的研究背景以外，也與師資的學術脈絡有關。謝薇娜教授談到，歐洲漢學個別國家之間，會因各自的學術脈絡，而有專業的差異。索菲亞大學較重視語言學，斯洛維尼亞盧比安納大學的漢學部則較重視中國文化的面相。這現象與各國大學的學術淵

源有關。東歐國家的漢學多成立於一九九〇年代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之後，在這之前，東歐國家並沒有完善的學術體制可以培育漢學教授，因此師資多來自於蘇聯的莫斯科大學與聖彼得大學。而這兩個學校，恰恰專精於語言學與民俗學，這或許與該學校收藏的文獻有關。這樣的學術脈絡，便會因師資而被帶到東歐各國來，形成各自不同的研究專長。

### 教學：臺灣與保加利亞課程制度的差異

謝薇娜教授談到，歐洲較強調研究生的獨立研究，臺灣研究所則課程較多。謝薇娜教授在臺灣曾於淡江大學與中山大學授課，談起授課經驗，她自認「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她曾經教授「中國語言能力表達」一門課，須以英文講授國文課。這門課使得她必須使用英文讓學生學習中國文學，也使得她需花時間篩選材料，掌握中國經典的英文翻譯狀況，引用西方漢學最長久被研究的經典時，如《論語》、《史記》、唐傳奇等。但整體來說，她覺得這教學是有收穫的，藉由搜集材料，她掌握了基本而經典的西方漢學研究成果，可作為將來教西方漢學課的準備。

第二項挑戰是「如何將自己的專長和長時間累積的學術經驗，用易於理解的方式和語言，有效地傳達給學生」。在這點上，謝薇娜教授認為，必須了解她已知的專業知識，對學生的人生有什麼幫助。為了瞭解這點，教授必須要有很高的敏感度，掌握教學與研究內容之間的平衡。

「這是我每一天學習的道理。」謝薇

娜教授說，話中透露著她的教學熱忱。

結尾：臺灣漢學之於西方的意義，與西方漢學之於臺灣的意義

謝薇娜教授踏入漢學研究，甚至成為一位在臺灣教授漢學的歐洲人，與她所成長的背景有關。在她成長的九〇年代，保加利亞剛結束共產體制，陷入嚴重的經濟、政治困境之中。對處境艱困的保加利亞人來說，《老子》、《莊子》的思想是非常迷人的。即便是透過翻譯閱讀，依然令他們心嚮往之。

「我們很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像這些道家描述的，那樣完美永恆的境界、一個平衡的存在。那是當時很多保加利亞人渴望的國度。」

正是因為道家的思想契合著保加利亞當時的社會氛圍，才啟發了當年讀高中的謝薇娜教授，引領她一步步踏入漢學研究。她觀察到，東歐的漢學都發展於東歐國家民主化的歷程中，因此帶著明顯的歷史與政治元素，也因發展晚，文獻有限，因此研究十分辛苦。她覺得臺灣漢學界與東歐漢學的交流，第一步便是提供文獻與資源。她也希望，中山大學可以透過她，建立起與索菲亞大學之間的橋樑。如今文獻已隨著科技的發達越來越公開，研究也變得愈趨世界化，雙方的合作，可以配合著這一國際趨勢。

這是臺灣漢學能為西方漢學所做的。至於反過來，謝薇娜教授認為，西方漢學累積的深厚成果，也能成為臺灣漢學研究的養分。

「漢學從來就是一個跨文化的領域，它的本質就是這樣。沒有科學不是跨文化的，因為你總是基於自己的文化背景在做研究。」

而如今，無論在東亞或歐美，都累積了豐富的漢學研究成果。對學生來說，閱讀這些外文成果時，若能理解西方漢學背後的發展脈絡，可以有更加系統性的理解。除此之外，漢學研究也可以協助我們尋找國際間更和諧的生存方式。漢學可以成為「臺灣與世界溝通的方法」，實際上，臺灣的漢學研究已是歐美漢學研究所關注的重點，將「臺灣的漢學」對外拓展，也可以回應臺灣內部對於中國文學定位的討論。無論如何，無論是西方漢學或者是臺灣的漢學，如何使用對方已有的成果，加強交流，都是等待人們去處理、溝通的問題。